

創意獎 發酵夢遊中 / 陳志鴻



「多了我可能會把他們全部吐出來。這不是一個好辦法，是會讓我混淆。」

夜晚，山頭開始瀰漫呈現著乳白煙霧，這意味著等一下產生的虛無，會讓我驚訝過度產生疏離感。

一叢無頭亂竄的飛蟲，剪影貼在月夜，外頭突然下起雨而躲在崗亭裡面期待夏天的我把寒冷的字句、縮影和虛偽緊握在手中，放在炙熱探照燈下悶烤後，開始不停的吐出黑色的過往。逼迫著我把防寒大衣折成方正推在粉式滅火器上，雙手撐著開始做起伏立挺身，用疲累的身子有意或無意去掩護我的缺陷，三四十下，體能訓練不為了健康而是會讓我忘了這一切，頭漸漸暈了，試著起身順轉讓自己更熱愛那種感覺，腦子終於逼著累壞的身子停下來低頭觀看掌心，急促的呼出熱氣、裊裊白煙瀰漫，氣喘噓噓是一種特殊的快感，不經讓我開始顫抖。

冷雨持續落著突然電話響了，我看著手錶確認一下時間說「兩參你好，這是○哨…」。電話裡傳來靜默的聲音，我不安掛上話筒喝口水等待下哨時，眼角撇見有個拖著沉重腳步的人影，他全身濕搭搭，袖口和褲管像似失效的感應水龍頭不斷浸濕了整個崗亭。

「為什麼不穿雨衣」我向前靠近不悅大聲指責，近身我看清楚那無神的表情是自己，在好笑也在微笑，相互在對面譏笑自己。瞬間有群莫名的人靠近把我撲倒，不斷把頭上僅剩的甜美回憶給剝奪食去，我拼命掙扎想挽回棉花糖般的記憶..。

「嘶」今晚將給大家介紹夢是如何產生的。」電視傳來的聲響讓我暫時清醒。無神的看著電視發愣，天花板的日光燈是一盞盞成了歇斯底裡的滅火裝置，神經般噴嘴不斷將它有毒的思緒灑在周圍，空中瀰漫著足以讓我窒息的濃度，我已經分不清楚是夢境還是現實。

主持人說，作夢的關鍵在於一串複雜因素間微妙結合：首先我把一些隨意的想法放在嘴裡，再吃掉日常中某些記憶像似愛情、朋友間的嘻笑和親情互動結合，最後再把白天聽過的音樂，或者自己見過的事物與回憶相混合。望著天花板灑下的霧氣，把腦中殘留已久的JUNO青春和連下幾天雨門口一直褪不去的淹水，置於碗裡經過充分的攪拌後，一口氣吞下通過食道到胃中經由酸液發酵後，闔上雙眼慢慢的畫面浮出。

我輕輕的跟自己說話不想吵醒自己：那是我小時後在外婆家遇上了颱風，風災過後決定一個人在街上涉水，周圍狼狽不堪卻又是如此的寧靜，垃圾、倒塌的盆栽、一排泡水機車、地上到處都是昆蟲，我四處打量這環境，因為水深即腰所以我必須爬上了車頂加入跳車陣的遊戲，我測量兩車間的距離，遠方小孩交互穿插迅速躍進而我也正準備活動筋骨，雙腳一蹬成功飛越髒水躍進到另一方我做到了。

繼續拿些照片放進嘴裡，回家的途中拾起一把舊雨傘，從沙發上起身走到冰箱選了平常愛喝的奶茶，外面風大與大，冰涼順暢喝下肚子伴著一些節奏心想「真想看到一群人雨傘開花。」是的，只要安靜這樣就能產生一場夢境。